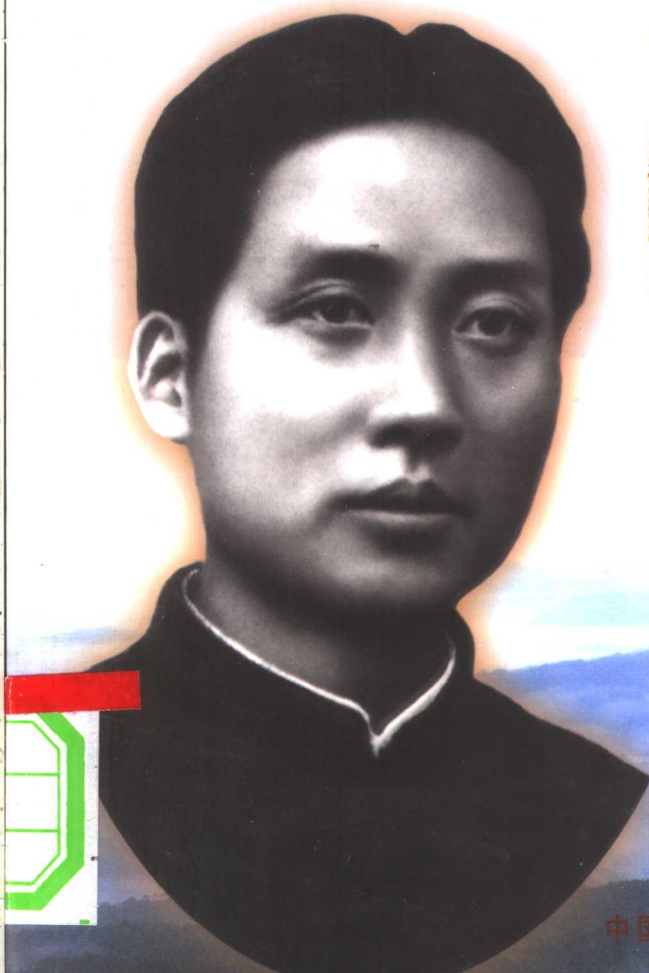


青年

■ 张天民 著

初平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国防大学 2 093 6582 7

青年

长篇小说

胡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年毛泽东/张天民著.

—北京:中国出版社,2003.9

ISBN 7-80146-816-3

I. 青…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81625 号

书 名:青年毛泽东

著 者:张天民

责任编辑:宋珊萍 徐付群 杨春岩

特邀编辑:曾 自 崔纪敏 牛 力

出版发行:中国出版社 邮 编:100032

通联方法: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电 话:66051698 电 传:66051713

欢迎读者拨打免费热线:8008108114

或登录 www.bj114.com.cn 查询相关信息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12.75

字 数:336 千字

版 次: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200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18000 册

书 号:ISBN 7-80146-816-3/I·64

定 价:28.00 元

(凡中国出版社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再见故园·····	1
普通一兵·····	23
同学少年·····	45
读无字书·····	65
人间知己·····	85
艰难历程·····	107
山穷水尽·····	127
柳暗花明·····	149
风起云涌·····	169
工人代表·····	189
天涯孤旅·····	209

黄鹤何去.....	229
霹雳暴动.....	249
绿林朋友.....	267
塘边之恋.....	289
八月失败.....	309
游击赣南.....	329
战友情深.....	347
两面作战.....	365
遵义曙光.....	383

I 再见故园

像大多数农民一样，毛贻昌的眼光只盯着靠节俭和辛苦得来的土地上，做梦他都没有想到过，在韶山冲、在自己的身边居然能够出现一位影响世界的巨人，而这位巨人居然还是自己相当不满意的大儿子毛泽东。

不管多年以后毛贻昌是怎样懊悔的，但是毛贻昌走在 1910 年初秋的阳光里时却是理直气壮的。

毛贻昌是一位 40 岁的农民，个子不高，精瘦结实，脑后包头布下拖着一条总不梳理的辫子，饱经风霜的长方脸上有两撇经久不刮的小胡子。毛贻昌将黑土布裤腿高高挽起、赤着双脚，草鞋系在腰间双手背在后面。

四周是重峦叠嶂、丘陵起伏的山峰。这山峰叫韶峰，韶峰下，群山环抱着一块由南而北的谷地。谷地上流淌着一条小溪，人们就叫它韶水。

毛贻昌走在刚下过雨的泥泞而潮热的乡间小路上，他的心情是愉快的。因为他正在为自己即将收买他的表兄秋生的那块好田而在高兴。

毛贻昌停在了自家的田边，他四处张望了一会儿，看到刚刚收



完的稻田，从地上捡起遗失的稻穗，心痛地抖了抖，眉头就皱了起来。然后毛贻昌又向远处望去，自语着：“这三伢子，不好好干活，又跑哪儿去了？”三伢子就是毛贻昌的大儿子毛泽东的乳名。

毛贻昌在张望的时候看到了不远处正在田里赶着犁牛耙田的毛泽民，就大声地问毛泽民：“老二，你大哥呢？”

毛泽民抬起头，用手遮着光线，望着父亲回答：“不知道，刚才还在挑粪呢。”毛贻昌不满地摇着头，一边大叫着：“三伢子！三伢子！你死哪儿去了？三伢子呀！”一边向前方走去。

在毛贻昌寻找儿子毛泽东的时候，毛泽东正躲在自家的坟地里看书。毛家的坟地建在山坡上，山坡上长满了青草，坟丘就掩映在这些青草中。毛泽东靠在一棵大树下，旁边就是毛泽东祖父毛翼臣的墓碑，墓碑上的字有点歪斜，上面写着：“显考毛翼臣老人之墓 孝男贻昌率孙 泽东 泽民 泽覃敬立”。

正在专注读书的16岁的青年毛泽东，面色白皙，额头宽阔明亮，一双大眼睛十分秀气，脖子上盘着的那条油亮粗大的辫子十分引人注目。

毛泽东手里捧着的是一本线装书。他太专注了，以至于对不远处父亲的喊叫声没有听见，直到双脚沾满红泥和草屑的毛贻昌来到他身边大叫“三伢子”时，毛泽东才突然惊醒。

父亲的吼声把沉浸在书中的毛泽东吓了一跳，毛泽东迅速地站立起来，把书横在胸前回应：“爹！”毛贻昌非常不满地盯着毛泽东，大声地叫着：“你原来躲到祖坟上来了！”毛贻昌注意到了毛泽东手中的书，他盯着那本书，皱着眉头指责道：“又看这种坏书！又看！又看！”

说着，气愤的毛贻昌伸手从毛泽东手中夺过书来，将书狠狠地摔在地上。毛泽东由于猝不及防，让父亲从自己的手中把书夺了过去，正不知所措时，见父亲抬起脚要在被他摔到地上的书上蹂躏，就顾不得许多，赶紧上前，一把推开父亲，心痛地从地上捡起书，小心翼翼地抖去书上的泥土，又用衣袖轻轻地在书面上擦拭，然

后，宝贝似地将书抱在怀里。

毛贻昌也没想到毛泽东敢推他，他被毛泽东推了一个趔趄，刚刚从地里捡起的稻穗被毛泽东这一推也落到了地上。毛贻昌扶着树站住了，他瞪着眼睛，喘着粗气，用手指着毛泽东：“好啊，你三伢子，敢推你老子了！”

毛泽东把书抱在怀里，反驳道：“这不是坏书！这是表兄借给我的《盛世危言》，是一本好书。这是广东人郑观应写的。他指出中国的富强之道。兴学校，讲西学，改考制，办报纸……”

毛贻昌不耐烦地打断了毛泽东：“这些我不懂。我就懂得人不能偷懒。”说到这里，毛贻昌有些伤感地看看毛翼臣的墓碑放低了声音：

“唉，你爷爷穷了一辈子，是我16岁出去当兵，用当兵积攒下来的饷银还清了你爷爷欠的债。17岁开始理家，带领着全家过日子。眼下家里好赖也有了15亩地，每年收60担谷，一家五口一年吃35担，还有25担的富余了，才能供你到书馆去读‘四书五经’……”

毛泽东也有些不耐烦地打断了父亲的话：“爹的这本流水账，不知说过多少遍了，我都背熟了。”毛贻昌见毛泽东听不进去，又提高了嗓音：

“哼，背熟了，就应该懂得我家里不能有吃闲饭的！”毛泽东辩解道：

“我不是吃闲饭的。我也有一本流水账，我6岁起就帮家里干活，放牛，打猪草；长大一点，又是扶犁，掌耙，扬谷，下种。我什么活都干，也都会干。可你一分钱都不给我花，想买本书都不给钱；我吃的还不如长工，长工每月十五还有个鸡蛋吃。”毛贻昌伸长了脖子，有些气急败坏地说道：

“长工十五吃蛋，没错，是吃蛋，这是我定下的规矩。他们吃蛋，下力气给我干活，你说哪样合算？我若给干活少的人也吃蛋，就对不起我那老母鸡。”毛泽东一点也不示弱地对父亲大声地说道：



“我也没少干！说好的，为了省钱，我不念书了，帮家里干活。但是有空闲你得允许我读书。”毛贻昌掰着手指头，数落着毛泽东：

“是说好的。可是你‘四书五经’都读完了，高小你也毕业了，《三国演义》、《水浒传》什么的你也看过了，还有什么书可读？北京的皇帝老子废除了科举，你也考不了秀才、举人，书读多了也没用。庄户人家会记个账，算个数，写封信就足够用了。”毛贻昌接着幸福地畅想着未来的美好生活：

“以后你就帮我多干点活，咱家再多买点地，多贩点米。谷贱的时候再多买一批谷子，再多雇几个帮工把它们碾了，留下米糠多养一圈猪；若能在银田寺雇船往湘潭运白米，乘青黄不接多卖点钱。在米店商号里入上股，年年分红利。要不了几年，咱家就发了。比那地主豪绅也不差。那是什么日子？啧啧……”毛贻昌沉浸在自己想象中的美好日子中。但是，毛泽东对此却不屑一顾：

“我不想成为地主豪绅，我看他们是为富不仁。再说我读书也没误了你的活。今天你让我挑15担粪到田里，我一担也没少，不信你去数。”毛泽东总觉得跟父亲辩的话是说不清的，说到这里不再想跟父亲纠缠下去了，就抱着自己心爱的书往回走。毛贻昌站在原地，用手指着毛泽东的背影，愤愤地说：

“你！……好！我去数！少一担今晚上没有你的饭！”

心情复杂的毛泽东走在乡间的山路上，他不能理解父亲的行为。多年来，对未来有着种种设想的毛泽东，在现实生活中却是一个淤积着太多心结的忧郁青年。尽管大时代的风雷正在远处炸响，尽管韶山冲的空气清新美好，但是，韶山冲能够成就毛泽东——一个注定要改变世界的青年人的理想吗？

1936年，43岁的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跟美国记者斯诺谈到自己这段经历的时候，他的语气是轻松的，但是，在27年前的秋天，他走在自己家乡的山路上时，却没有那么轻松，相反，他甚至对未来产生了种种怀疑。

在延安的窑洞里，中年毛泽东一口接一口地吸着烟，透过烟雾

给斯诺讲起这段经历时这样说道：

“我家分为两‘党’。一党是我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我、母亲和弟弟组成，有时连雇工也包括在内。可是在反对党的‘统一战线’内部，存在着意见分歧。我母亲主张间接打击的政策。凡是明显的感情流露或者公开反抗执政党的企图，她都批评，说这不是中国人的做法。但我到了13岁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同我父亲辩论的有效的方法，那就是用他自己的办法，引经据典来驳他。父亲喜欢责备我不孝和懒惰，我就引用经书上长者必须仁慈来回敬。我父亲年纪比我大两倍多，所以应该多干活。我还宣称：等我到了他这样的年纪的时候，我会比他勤快得多。”在以后的谈话中，毛泽东还曾谈到过自己与父亲的关系：

“他的严厉态度经常激起我的反抗。从很小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如果公开反抗，保卫自己的权利，我父亲就会软下来；如果我温顺驯服，他反而打骂我更厉害。”

在1909年秋天的这个下午，毛泽东就是怀着这样一种心情走回自己的家的。毛泽东的家住在依山傍水的半瓦半草的凹形院子里，这个院子兼有晒谷场的功能。毛泽东走进院子时，母亲文七妹在“嘞嘞嘞……”地叫着喂猪。只有6岁的小弟弟毛泽覃和小妹毛泽建在院子里蹦蹦跳跳地玩。

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时年43岁，比毛泽东的父亲毛贻昌大3岁，但是显得年轻，清秀端庄，高个，圆脸，宽宽的前额，双眼皮大眼睛。毛泽东与她几乎一模一样。她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妇女，为人慷慨厚道，随时愿意接济别人，在这一点上，文七妹与丈夫有着较大的区别。

毛泽东走进院子，对母亲叫了一声：“妈！”正在忙着手中活计的文七妹回头看了一眼毛泽东，她很心疼这个大儿子，关心地问毛泽东：“回来了？粪挑够了吗？”

毛泽东走到了母亲身边答道：“挑够了，不多不少15担。”文七妹直起身，慈爱地望着毛泽东关心地问：

“累了吧？快歇歇。”毛泽东看着勤劳的母亲：“我不累。妈，我帮你喂。”

毛泽东从母亲手中接过猪食瓢，舀起一瓢泔水。文七妹看着毛泽东，说道：

“听说你秋生叔又揭不开锅了。你抽空去看看，送点米给他。”毛泽东停下手中的活，关心地问：“是吗？早稻收了没几天，他怎么又……？”文七妹叹了口气：

“唉，他家的田遭了灾，账又欠得多，收点稻，还不够还债的，哪有的吃哟。”毛泽东望着母亲慈祥的面容：“好。我去看看。”文七妹嘱咐毛泽东：“去吧，去吧！趁你爹不在，就舀囤子里的米。”毛泽东把猪食瓢重又递给母亲，进屋去了。

在毛泽东准备给秋生叔送米的时候，父亲毛贻昌正坐在田埂上，悠然地抽着旱烟，欣赏着自己的庄稼。夕阳中，毛泽民在田里赶着牛劳作着，这也是毛贻昌感到满足的地方，尽管毛贻昌对毛泽东有理有据的顶撞很是气愤，但是有了毛泽民这样一个吃苦耐劳的儿子，他也就满足了。

事实上，毛贻昌能够走到今天也是不容易的。毛贻昌原本是一个贫农，年轻的时候，因为负债过多而只好当兵。他在外面当了许多年的兵，省吃俭用，服完兵役后把节省下来的军饷用来做小买卖，于是慢慢地积攒下来一些钱，买了地。开始，他家的地只有15亩，但是，就像毛贻昌常常给家人算计的那样，这15亩地能产60担谷，而养活一家人有35担也就足够了。于是，毛贻昌把剩下的25担谷子卖出去，再积累起来买地、做生意。这样，毛贻昌由一个一无所有的贫穷农民，逐渐地成了一个有些田地的中农，然后就成了较为富裕的富农。小康般的日子使毛贻昌对自己和家庭的未来有着种种更加美好的设想。现在，他觉得，他领导的这个家庭也正在朝着他所设想的目标行进着，他因此而感到满足。

黄昏的时候，过着幸福生活的毛贻昌一家该吃晚饭了。夕阳的

余光照耀着他们的饭桌。饭桌上摆着一盘辣子，一盘咸笋，一大盘青菜，一家围坐在饭桌旁。毛贻昌在毛泽东 14 岁的时候给毛泽东娶的媳妇罗氏正在给大家盛饭，罗氏今年已经 20 多岁了，这个比毛泽东大许多的少妇尽管已经在毛家生活了多年，但是，却没有在真正意义上成为毛泽东的妻子。因为毛泽东对这‘个妻子并不认可，因此，这个悲剧中的女人只是这个家庭中的一个名誉成员。

这时，毛泽东左手拎着米袋子从外面走进来，文七妹见儿子回来了，望一眼正在以怀疑的目光看着毛泽东的丈夫，给毛泽东使了一个眼色，并对他说：“三伢子，回来了？快来吃饭吧。”罗氏忙又盛了一碗饭捧在手里，站在一旁等着毛泽东。毛贻昌怀疑的目光盯着毛泽东进了房间。

过了一会儿，处理完米袋子的毛泽东轻松地 from 屋里出来，他一屁股坐到饭桌旁。罗氏赶紧递过盛好的饭，毛泽东接过饭碗连看都没有看一眼罗氏就埋头吃了起来。毛贻昌看不惯毛泽东的样子，但又说不出什么，于是，吩咐毛泽东道：“吃完饭，带上笔墨，去你秋生叔家写个田契。”毛泽东停下来，看了看母亲，又转过头来不解地看着父亲问：“给秋生叔写田契？”一说到田契毛贻昌就来了精神，他有些得意地说：

“是啊。他答应把他那 5 亩水田卖给我。那是块好田啊，又紧挨咱家的田。咱也好种。”毛贻昌怕大家没听明白，诡谲地补充道：“我早打上它的主意了。那块地，是块好地……”毛泽东放下饭碗：

“秋生叔他们现在连饭都快吃不上了……”毛贻昌武断地打断毛泽东，瞪着眼睛说道：“我买了他的田，是帮助他呢。那田尽管是块好田，可是，在他手里，好田也被他糟蹋了。秋生没有好种，没有好肥，田好种不好。”毛泽东争辩道：

“可是秋生叔要是卖了田，他一家人靠什么生活呀？”毛贻昌摆摆手，有些不耐烦了，他就烦毛泽东跟他争辩，如果任由争辩进行下去，他还常常被毛泽东打败，所以他就以长辈的身分来压制毛泽东：

“个人的日子个人过，你管不了那么许多。他没本事，不能怪咱们。”毛泽东毫不示弱：

“您也是读过书的人，您知道圣人说‘心济天下’。”毛贻昌真是有些不耐烦了：“那就让圣人自己济去，咱济不了。”

本来，跟毛泽东争辩的时候毛贻昌是非常生气的，但是，当他说完这些话的时候，突然脸上露出了笑意。接着他得意地说：“其实，我根本不要他这块田。”文七妹一听，也高兴起来，她以为，毛贻昌在与毛泽东的争辩中主动退缩了，就说道：

“不要的好，不要的好。我们的田也够多的了，田多了，你们爷儿俩种着也累。”毛泽东也以为父亲改变了想法，就应和着说：“就是嘛。咱家的田也够种了。”

毛贻昌白了毛泽东和文七妹一眼，对他们的不开窍有些不满：

“谁说我不要他的田了？我根本就不是这个意思嘛。我算了，买田并不合适，最好的办法是典地。把他的五亩水田典过来，花不了多少钱，那才合算呢。”毛泽东恍然大悟：

“这还不如买他的田！到头来，秋生叔不仅拿不到多少钱，还同样没田种了？”毛贻昌不以为然地说：“他还有3亩山地嘛。”

毛泽东生气地说：“现在他还不够吃哩，如果光剩3亩山地，秋生叔一家怎么活呀。”该轮到毛贻昌生气了，他大瞪着眼睛质问着一家人：

“你们这是怎么了？你们跟我是一家人，还是跟秋生是一家人？光替秋生打算，就没人替我算算是买还是典他这块田。你们怎么就这么傻？秋生现在日子过不去，给钱就能卖；等他缓过来了，那价钱就不如现在好谈了。”毛泽东扭过头，不看父亲：

“你这不是乘人之危么？”毛贻昌敲着饭桌，叫道：“他想卖，我想买，我才不乘人之危哩！”毛泽民有些怯生生地说：“秋生叔不是爸爸的堂弟吗？”文七妹有些责怪自己的丈夫这么不近人情：

“可不是，论起来还是很近的。他父亲和你爷爷是亲哥俩。都是老毛家的人。一笔写不出两个毛字。”毛泽东也附和地说：

“秋生叔有难处，咱们应该帮他一把。即使不帮，也不能落井下石。”毛贻昌“叭”地一声放下筷子，指着毛泽东大吼道：

“这么一会儿，你听你说了多少个词了？什么‘为富不仁’，什么‘落井下石’，什么‘乘人之危’，供你念书是叫你开帽子铺？落井下石，谁落井下石了？”毛泽东并不示弱地回敬道：“是谁谁知道。”

虽然文七妹是站在毛泽东这一边的，但是，在儿子与丈夫发生争吵的时候，文七妹当然还是要站在丈夫一边压制儿子的。此时，文七妹见父子俩真的吵了起来，她就以警告的口吻叫了一声：

“三伢子！”母亲的话一般是能够在毛泽东身上发生作用的，毛泽东只是不说话而已，但，他对父亲的做法是不服的。毛贻昌一副痛苦的样子放下饭碗站起身来：

“唉，这日子没法过了！胳膊肘都朝外弯了！把饭给你们吃，你们却替别人说话！你们就知道说风凉话，有谁想过，我若是不买下这块田，他也会卖给别人，不卖给姓毛的，还会卖给姓李的，姓钟的，姓周的，姓彭的——反正韶山冲里就这几个姓——田就会落在外姓人手里。外姓人买得，我姓毛的为什么就买不得？你们说！你们说！你们说呀！”

毛贻昌的话的确是说到了根儿上，这也正是毛泽东感到为难的地方，想想，秋生叔真的已经到了不卖田就不能度日的关节上了，要是不卖田，他们……毛泽东的口气缓和下来，他试探着对父亲说道：“那……那能不能不把价钱压得太低？”毛贻昌一副老于世故的样子：

“田有田价，地有地价，随行就市，由不得人的。自古以来就是这个道理。你们既然求情，那我就在地价之外多给他一担米。这总行了吧？”毛泽东对父亲的“小九九”总是不放心：“行！可得是好米，别给碎米，别掺糠。”

自己在儿子的心里竟然是这样一种形象，这多少也有点令毛贻昌尴尬，但是，在儿子面前他又不能示弱：“哼！去拿来纸笔吧。”

毛泽东站起身来，又怀疑地看了父亲一眼才走进屋去。没资格插言的泽民、泽覃、泽建和长工放下饭碗也都各自去了。

任劳任怨的罗氏从厨房里走出来，她端着一盆刷锅水，走到猪圈边，往猪食缸里倒去，然后她又端着空盆回到了屋里。毛贻昌盯着儿媳妇看了半天，直到罗氏走进房间后，他问文七妹：

“还没有动静？抱孙子还是没指望？”

文七妹失望地摇摇头：

“这都怪三伢子，咱们那个儿子对她倒是很敬重，可就是不跟她同房。”

文七妹以责怪的口气对毛贻昌说：“强扭的瓜不甜。都怪你，把人家一个好闺女给耽误了……真是造孽呀！”毛贻昌不高兴了，他瞪着眼睛：“我造孽？都是你那宝贝儿子做下的好事！不孝之子！”

文七妹知道在丈夫面前是不应该让他难堪的，虽然她对毛贻昌的话仍然有不同的意见，但只是张了张嘴并没有说，低下头来接着吃剩下的饭。

这时，毛泽东拿着纸笔墨盒从屋里走出来，走到饭桌前，伸手交给毛贻昌：“我没写过田契，也不会写，还是你来写吧。”毛贻昌没去接，瞪着眼睛对毛泽东说：

“供你念了这么多年的书，连个田契都不会写？写田契有什么难的？不就是立出典田地人毛秋生，今因正用，愿将祖遗水田计5亩，东至某界止，西至某界止，南至某界止，北至某界止，典与义顺堂毛某暂行管业，议定典价洋多少多少。三面议定，两无反悔。恐后无凭，立此存照吗？又不是头一回买地典地，谁不会写？”

“确实没写过，就是不会写嘛。”说完毛泽东扭身向房间走去。毛贻昌这回真的有些生气了，他对着毛泽东的背影大吼着：

“你不会？6年孔夫子都念狗肚子里去了？老师没教你？白给先生送白米交学费了？你给我站下！”对父亲的怒斥，毛泽东似乎一点都没有听见，只顾丢下盛怒中的父亲往里走。毛贻昌情急中将

手中的大墨盒子径直朝毛泽东的后脑勺甩过去。文七妹见状惊叫道：“小心！三伢子！”

毛泽东毫无顾忌，头也不回继续朝屋里走去。毛贻昌用力甩过去的墨盒并没有命中目标，径直打在了门板上。随着“砰”的一声，门板黑了一大块，墨汁四溅。文七妹慌忙站起身向儿子赶过来。文七妹走进毛泽东的卧室时，看他正在用一块旧布小心地包着那本《盛世危言》。

见毛泽东没被打着，她这才放下心来。看到儿子一副要外出的样子，她关心地问：“三伢子，你这是做什么？”毛泽东忧郁地看着妈妈：

“妈！这个家里，我实在有些呆不下去了。你知道，我最见不得穷人的眼泪，见了我就想哭。妈！我不能亲眼看着我父亲夺下别人嘴边的饭碗。实在不能！我要走。”说完这些话，毛泽东夹起布包袱，向门外走去。文七妹心急地说不出话来，跟在毛泽东的背后只是叫着毛泽东的名字：“三伢子！”毛泽东走过院子时，毛贻昌的怒气还没有消除，他眨巴着眼睛看着高高大大的儿子夹着包袱大步流星地向外走去，气得说不出话来。

日子像流水一样在毛家日常的争吵中流动着。

其实，文七妹也知道，儿子是不会走太远的，她太了解她的三伢子了，她知道，儿子在和父亲赌这口气，而且，她也明明知道道理全在儿子这一边，丈夫要乘人之危，这是明摆着的。但是，毛贻昌是自己的丈夫、三伢子的父亲，丈夫和父亲都需要有尊严，她夹在丈夫和儿子中间，在最关键的时候，她当然选择维护丈夫的尊严，而且，在文七妹的头脑中，维护丈夫的尊严是她惟一的选择。毛泽东已经把对父亲的怨怼抛到了九霄云外，他现在脱得赤条条的，在庐山龙潭边的岩石上，做一个入水的动作之后就自挺挺地跳入潭中，随着他入水的动作，龙潭里激起了一片水花。

陪着毛泽东戏水的，正是借《盛世危言》给毛泽东的表兄文运昌。文运昌并未跳到水里，他只是坐在岸边上注视着水中的毛泽东出神。龙潭上有一股清泉注入。潭边矗立着一块高约2丈8尺，宽约2丈的巨石。当地人叫它“石观音”。毛泽东在水中相当高兴，他对坐在岸边的文运昌大叫着：“来呀，下来呀！”

文运昌微笑着看着水中的毛泽东摇着头。毛泽东在清泉中以“狗刨”式游着，并不时发出“噗通通，噗通通”的声响。

游了一会儿，毛泽东游回岸边，他趴在石头上，只露一个头，整个身子仍在水中。毛泽东歪着头，看看“石观音”，不由想起了自己的出身，他对一直在岸边看着他游泳的文运昌说：“在我以前我妈生了两个儿子都没活下来，轮到我，妈就把我抱到这里来，向‘石观音’叩头烧香，给我拜了干娘。‘石干娘’真就保佑我活下来了。妈信佛，我小时候也信，大前年我妈生病，我就去朝拜南岳山，拿着小凳，走十来步就下跪叩一个头，嘴里还念叨着：‘南岳圣帝，阿弥陀佛’……”文运昌问：“现在呢？”

毛泽东神情庄重地看着那块石头道：“自从‘维新派’在韶山冲打菩萨，办学堂，我也就不信了。我觉得‘维新派’有道理。你借给我的《盛世危言》里写的君主立宪也有道理。立宪国家，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专制国家，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不被人民所拥戴。”文运昌忧郁地说：“但是，康有为、梁启超毕竟失败了。是什么原因呢？看来我们还要探寻个究竟。”

毛泽东想了想说：“我越来越觉得我在这小山沟里呆不下去了。我真想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像你所说的，去探寻真理。”文运昌赞同地说：“我辈青年是不能总在田里挑粪的。”

这时，远处传来了文七妹焦急的呼喊声：“三伢子！三伢子！”毛泽东对文运昌一笑，低声地对文运昌说：“~~我怀孕了~~，我怀了她。”话音未落，毛泽东早已钻入水底。

毛泽东刚潜入水底，文七妹就“三伢子”“~~三伢子~~”地叫着走过来了，一看见文运昌，文七妹就放心了，她知道，她的三伢子还